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

馬元追趕子牙，趕了多時，不能趕上。馬元自思：「他騎四不相，我倒跟著他跑？今日不趕他，明日再做區處。」子牙見馬元不趕，勒回坐騎，大呼曰：「馬元！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，吾定擒爾！」

馬元笑曰：「料你有何力量，敢禁我來不趕？」隨綽開大步來追。

子牙又戰三四合，撥騎又走。馬元見如此光景，心下大怒，「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！」咬牙切齒趕來，「我今日拿不著你，誓不回軍！便趕上玉虛宮，也擒了你來。」只管往下趕來。

看看至晚，見前面一座山，轉過山坡，就不見了子牙。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，又不見了子牙，跑的力盡筋酥；天色又晚了，腿又酸了。馬元只得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，喘息靜坐，存氣定神。待明日回營，再做道理。不覺將至二更，只聽得山頂炮響。

馬元抬頭觀看，見山頂上姜子牙同著武王在馬上傳盃，兩邊將校一片大叫：「今夜馬元已落圈套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馬元聽得大怒，躍身而起，提劍趕上山來。及至山上來看，見火把一盞，不見了子牙。馬元睜睛四下裏看時，只見山下四面八方，圍住山腳，只叫：「不要走了馬元！」馬元大怒，又趕下山來，又不見了。把馬元往來，跑上跑下兩頭趕，直趕到天明。

馬元跑了一夜，甚是艱難辛苦，肚中又餓了；深恨子牙，咬牙切齒，恨不能即時拿子牙方消其恨。自思：「且回營，破了西岐再處。」馬元離了高山，往前纔走，只聽得山凹裏有人聲喚叫：「疼殺我了！」其聲甚是悽楚。

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，急轉下山坡，見茂草中睡著一個女子。馬元問曰：「你是甚人，在此叫喊？」

那女子曰：「老師救命！」

馬元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叫我怎樣救你？」

婦人答曰：「我是民婦；因回家看親，中途偶得心氣疼，命在旦夕，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，搭救殘喘，勝造七級浮屠。倘得重生，恩同再造。」

馬元曰：「小娘子，此處那里去尋熱湯？你終是一死，不若我反化你一齋，實是一舉兩得。」

女子曰：「若救我全生，理當一齋。」

馬元曰：「不是如此說。我因趕姜子牙，殺了一夜，肚中其實餓了。量你也難活，不若做個人情，化你與我貧道吃了罷。」

女人曰：「老師不可說戲話。豈有吃人的理？」

馬元餓急了，那裏由分說？趕上去一腳，踏住女人胸膛，一腳踏住女人大腿，把劍割開衣服，現出肚皮。馬元忙將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。一腔熱血滾將出來。馬元用手抄著血，連吃了幾口；在女人肚子裏去摸心吃。左摸右摸撈不著，兩隻手在肚子裏摸，只是一腔熱血，併無五臟。

馬元看了，沉思疑惑。正在那裏撈，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。馬元認得是文殊廣法天尊，忙將雙手掣出肚皮，不意肚皮竟長完了，把手長在裏面。欲待下女人身子，兩隻腳也長在女人身上。馬元無法可施，莫能掙扎。

馬元蹲在一堆兒，只叫：「老師饒命！」

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，只聽得腦後有人叫曰：「道兄劍下留人！」

廣法天尊回顧，認不得此人是誰；頭挽雙髻，身穿道服，面黃微鬚。道人曰：「稽首了！」

廣法天尊答禮，口稱：「道友何處來？有甚事見諭？」

道人曰：「元來道兄認不得我。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。『封神榜』上無馬元名諱；此人根行且重，與吾西方有緣，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，成為正果，亦是道兄慈悲，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。」

廣法天尊聞言，滿面歡喜，大笑曰：「久仰大法，行教西方，蓮花現相，舍利元光，真乃高明之客。貧道謹領尊命。」

準提道人向前，摩頂受記曰：「道友可惜五行修煉，枉費工夫！不如隨我上西方：八德池邊，談講三乘大法；七寶林下，任你自在逍遙。」馬元連聲喏喏。

準提謝了廣法天尊，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，準提同馬元回西方。

廣法天尊回至相府，子牙接見，問處馬元一事如何；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；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。

赤精子在傍，雙眉緊皺，對文殊廣法天尊曰：「如今殷洪阻撓逆法，恐誤子牙拜將之期，如之奈何？」正話間，忽楊戩報曰：「有慈航師伯來見。」三人聞報，忙出府迎接。

慈航道人一見，攜手上殿。行禮已畢，子牙問曰：「道兄此來，有何見諭？」

慈航曰：「專為殷洪而來。」

赤精子聞言大喜，便曰：「道兄將何術治之？」

慈航道人問子牙曰：「當時破十絕陣，太極圖在麼？」

子牙答曰：「在此。」

慈航曰：「若擒殷洪，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，須……如此如此，方能除得此患。」

赤精子聞言，心中尚有不忍，因子牙拜將日已近，恐誤限期，只得如此。乃對子牙曰：「須得公去，方可成功。」

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，心下不樂，對劉甫、苟章曰：「馬道長一去，音信杳無，定非吉兆。明日且與姜尚會戰，看是如何，再探馬道長消息。」

鄭倫曰：「不得一場大戰，決不能成得大功。」

次日早晨，湯營內大砲響亮，殺聲大振，殷洪大隊人馬，出營至城下，大叫曰：「請子牙答話！」左右報入相府。三道者對子牙曰：「今日公出去，我等定助你成功。」

子牙不帶諸門人，領一枝人馬，獨自出城，將劍尖指殷洪，大喝曰：「殷洪！你師命不從，今日難免大厄，四肢定成灰飛，悔之晚矣！」

殷洪大怒，縱馬搖戟來取。子牙手中劍赴面相還。獸馬爭持，劍戟併舉。未及數合，子牙便走，不進城，落荒而逃。殷洪見子牙落荒而走，急忙趕來，隨後命劉甫、苟章率眾而來。

子牙在前邊，後隨殷洪，過東南，看看到正南上。赤精子看見徒弟趕來，難免此厄，不覺眼中淚落，點頭歎曰：「畜生！畜生！今日是你自取此苦。你死後休來怨我。」忙把太極圖一抖放開。

此圖乃包羅萬象之寶，化一座金橋。子牙把四不相一縱，上了金橋。殷洪馬趕至橋邊，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：「你趕上橋來，與我見三合否？」

殷洪笑曰：「連吾師父在此，吾也不懼；又何怕你之幻術哉。我來了！」把馬一拎，那馬上了此圖。

殷洪上了此圖，一時不覺杳杳冥冥，心無定見，百事攢來。心想何事，其事即至。殷洪如夢寐一般，心下想：「莫是有伏兵？」果見伏兵殺來，大殺一陣，就不見了。心下想拿姜子牙；霎時子牙來至，兩家又殺一陣。忽然想起朝歌，與父王相會；隨即到了朝歌，進了午門，至西宮，見黃娘娘站立，殷洪下拜；忽的又至馨慶宮，又見楊娘娘站立，殷洪口稱：「姨母。」楊娘娘不答應。

此乃是太極四象，變化無窮之法；心想何物，何物便見；心慮百事，百事即至。只見殷洪左舞右舞，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痴。赤精子看看他，師徒之情，數年感歎，豈知有今日，不覺嗟歎。

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，又見他生身母親姜娘娘大叫曰：「殷洪！你看我是誰？」

殷洪抬頭看時，元來是母親姜娘娘！殷洪不覺失聲曰：「母親！孩兒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？」

姜娘娘曰：「冤家！你不尊師父之言，要保無道而伐有道，又發誓言，開口受刑，出口有願，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為飛灰，你今日上了太極圖，眼下要成灰燼之苦！」

殷洪聽說，急叫：「母親救我！」忽然不見了姜娘娘，殷洪慌在一堆。

只見赤精子大叫曰：「殷洪！你看我是誰？」

殷洪看見師父，泣而告曰：「老師，弟子願保武王滅紂，望乞救命！」

赤精子曰：「此時遲了！你已犯天條，不知見何人叫你改了前盟。」

殷洪曰：「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，故此違了師父之語。望老師慈悲，借得一線之生，怎敢再滅前言！」

赤精子尚有留戀之意，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：「天命如此，豈敢有違。毋得誤了他進封神臺時辰！」赤精子含悲忍淚，只得將太極圖一抖，卷在一處。拎著半晌，復一抖，太極圖開了，一陣風，殷洪連人帶馬，化作飛灰去。一道靈魂進封神臺來了。

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，放聲哭曰：「太華山再無人養道修真。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，可為疼心！」

慈航道人曰：「道兄差矣！馬元『封神榜』上無名，自然有救撥苦惱之人；殷洪事該如此，何必嗟歎。」三位道者復進相府。

子牙感謝。三位道人作辭：「貧道只等子牙吉辰，再來餞東征。」三道道人別子牙回去。

蘇侯聽得殷洪絕了，又有探馬報入營中曰：「稟元帥：殷殿下趕姜子牙，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。」

鄭倫與劉甫、苟章打聽，不知所往。

蘇侯暗與子蘇全忠商議曰：「我如今暗修書一封，你射進城去，明日請姜丞相劫營，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，吾等不管他是與非，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，以贖前罪。此事不可遲誤！」

蘇全忠曰：「若不是呂岳、殷洪，我等父子進西岐多時矣。」蘇侯忙修書，命全忠夤夜將書穿在箭上，射入城中。

那日是南宮适巡城，看見箭上有書，知是蘇侯的，忙下城，進相府來，將書呈與姜子牙。子牙拆開觀看，書曰：「征西元戎、冀川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：護雖奉敕征討，心已歸周久矣。兵至西岐，急欲投戈麾下，執鞭役使。孰知天違人願，致有殷洪、馬元抗拒，今已授首；惟佐鄭倫執迷不悟，尚自屢犯天條，獲罪如山。護父子自思，非天兵壓寨，不能勦強誅逆。今特敬修尺一，望丞相早發大兵，今夜劫營。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。但願早歸聖主，共伐獨夫，洗蘇門一身之冤，肅護虔誠至意，雖肝腦塗地，護之願畢矣。謹此上啟，蘇護九頓。」

子牙看書大喜，次日午時發令：「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；鄧九公沖左營；南宮适沖右營；令哪吒壓陣。」

鄭倫與劉甫、苟章回見蘇護，曰：「不幸殷殿下遭於惡手，如今須得本上朝歌，面君請援，方能成功。」

蘇護只是口應：「俟明日區處。」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。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。

西岐旁晚，將近黃昏時候，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。伺至二更時分，一聲砲響，黃飛虎父子兵沖進營來，併無遮擋；左有鄧九公，右有南宮适，三路齊進。

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，拎降魔杵往大轅門來，正遇黃家父子五騎，大戰在一處，難解難分。鄧九公沖左營；劉甫大呼曰：「賊將慢來！」南宮适進右營，正遇苟章，接住廝殺。西岐城開門，發大隊人馬來接應，只殺得地沸天翻。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。鄧九公與劉甫大戰，劉甫非九公敵手，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。南宮适戰苟章，展開刀法，苟章招架不住，撥馬就走，正遇黃天祥，不及提防，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於馬下。眾將官把一箇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。

鄭倫力抵眾將，不防鄧九公從旁邊將刀一蓋，降魔杵磕定不能起。被九公抓住袍帶，拎過鞍轡，往地上摔。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，網將起來。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，直到天明。

子牙陞了銀安殿，聚將鼓響，眾將上殿參謁，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。鄧九公回令：斬劉甫，擒鄭倫。南宮适回令：大戰苟章敗走，遇黃天祥鎗刺而絕。

又報：「蘇護聽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來。」

蘇家父子進見子牙，方欲行禮，子牙曰：「請起敘話。君侯大德，仁義素布海內，不是不忠小信之夫，識時務，棄暗投明，審禍福，擇主而仕，寧棄椒房之寵，以洗萬世污名，真英雄也！不才無不敬羨！」

蘇護父子答曰：「不才父子多有罪戾，蒙丞相曲賜生全，愧感無地！」彼此遜謝。

言畢，子牙傳令：「把鄭倫推來。」眾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。

鄭倫立而不跪，睜眼不語，有恨不能吞蘇侯之意。子牙曰：「鄭倫，諒你有多大本領，屢屢抗拒？今已被擒，何不屈膝求生，尚敢大廷抗禮！」

鄭倫大喝曰：「無知匹夫！吾與爾身為敵國，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，解往朝歌，以正國法。今不幸，吾主帥同謀，誤被爾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

子牙命左右：「推去斬訖號令！」眾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，只等行刑牌出。

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：「啟丞相：鄭倫違抗天威，理宜正法；但此人實是忠義，似還是可用之人。況此人胸中奇術，一將難求，望丞相赦其小過，憐而用之，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。乞丞相海涵！」

子牙扶起蘇侯，笑曰：「吾知鄭將軍忠義，乃可用之人，特激之，使將軍說之耳，易於見聽。今將軍既肯如此，老夫敢不如命。」蘇護聞言大喜，領令出府，至鄭倫面前。

鄭倫見蘇侯前來，低首不語。蘇護曰：「鄭將軍，你為何迷而不悟？嘗言，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今國君無道，天愁民怨，四海分崩，生民塗炭，刀兵不歇，天下無不思叛，正天之欲絕殷商也。今周武以德行仁，推誠待士，澤及無告，民安物阜，三分有二歸周，其天意可知。子牙不久東征，弔民伐罪，獨夫授首，又誰能挽此愆尤也！將軍可速早回頭，我與你告過姜丞相，容你納降，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；不然，徒死無益。」

鄭倫長吁不語。蘇護復說曰：「鄭將軍，非我苦苦勸你，可惜你有大將之才，死非其所。你說『忠臣不事二君』，今天下諸侯歸周，難道都是不忠的？難道武成王黃飛虎、鄧九公俱是不忠的？必是君失其道，便不可為民之父母，而殘賊之人稱為獨夫。今天下叛亂，是紂王自絕於天。況古云：『良禽擇木，賢臣擇主』，將軍可自三思，毋徒伊戚。天子征伐西岐，其藝術高明之士，經天緯地之才者，至此皆化為烏有，此豈是力為之哉。況子牙門下，多少高明之士，道術精奇之人，豈是草草罷了。鄭將軍不可執迷，當聽吾言，後面有無限受用，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。」

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，說得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長歎曰：「不才非君侯之言，幾誤用一番精神。只是吾屢有觸犯，恐子牙門下諸將不能相容耳。」

蘇護曰：「姜丞相量如滄海，何細流之不納。丞相門下，皆有道之士，何不見容。將軍休得錯用念頭。待我稟過丞相就是。」

蘇護至殿前打躬曰：「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，奈彼曾有小過，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。」

子牙笑曰：「當日是彼此敵國，各為其主；今肯歸降，係是一家，何嫌隙之有。」忙令左右傳令：「將鄭倫放了，衣冠相見。」

少時，鄭倫整衣冠，至殿前下拜，曰：「末將逆天，不識時務，致勞丞相籌畫；今既被擒，又蒙赦宥，此德此恩，沒齒不忘矣！」

子牙忙降階扶起，慰之曰：「將軍忠心義膽，不佞識之久矣。但紂王無道，自絕於天，非臣子之不忠心於國也。吾主下賢禮士，將軍當安心為國，毋得以嫌隙自疑耳。」鄭倫再三拜謝。

子牙遂引蘇侯等至殿內，朝見武王。

行禮稱臣畢，王曰：「相父有何奏章？」

子牙啟曰：「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，特來朝見。」

武王宣蘇護上殿，慰曰：「孤守西岐，克盡臣節，未敢逆天行事；不知何故，累辱王師。今卿等既捨紂歸孤，暫住西土，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，以俟天子修德，再為商議。相父與孤代勞，設宴待之。」

子牙領旨。蘇侯人馬盡行入城，西岐雲集群雄。

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，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。